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守望 那角灯光

那天去先锋书店听一场作家对话，人多得居然挤不进。

远在异乡的儿子微博留言：儿时床头读物什么的甚是想念，先锋书店被CNN评为中国最美书店真棒。

大老远的，他专门请人捎去儿时买自先锋书店的《小王子》《夏洛的网》等，说那边很多孩子的第一个玩具就是图书。

这儿的气场，有一点特别。在里面晃荡，随性翻阅，能和《行者》的部分作者“相遇”。比如本期的周涛、施战军、冯秋子等。

爱听书页轻微的沙沙声。读好的书是一种减速——纸质书根植于草木中，有生命的呼吸。

莎士比亚书店，已被公认为巴黎的一个文化地标。

承载着传统情感的先锋书店，抑或是古城及生活方式的守护者？

那么，让我们也守望那一角灯光！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，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天梯上的爱情

文/孟非

大约是1941年的一天，江津中山镇高滩村一个大户人家娶媳妇。有人告诉十六岁的新娘徐朝清，村上有男孩掉了门牙，家里人想请她去摸摸男孩的嘴巴。这是当地的习俗：掉了门牙的孩子要让新娘子摸一摸嘴巴，新牙就会长出来，而且长得好。徐朝清笑着答应了。当六岁男孩刘国江被新娘子摸到嘴巴时，他抬头看了新娘子一眼，这一眼他不仅被新娘子的美惊呆了，也注定了一段六十多年的爱情传奇。

后来村里人逗刘国江，问他以后要娶什么样的媳妇，刘国江每次都认真地说：我要娶徐姑姑那样的。徐朝清结婚十年后，丈夫患病去世。婆家嫌她克夫，不管她的生活了。26岁的徐朝清独自带着4个孩子，靠到山上拾野生菌、编草鞋为生。这时，16岁的刘国江就经常帮徐朝清担水、砍柴，打理生活。很快，相差十岁的年轻寡妇和小伙子产生感情的同时村上也有了闲言碎语。在那个年代，没有人能抵抗得了这样强烈的世俗压力。一天早上，村里人发现徐朝清和4个孩子失踪了，同时失踪的还有19岁的刘国江。

2001年秋天，几个旅行者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发现住着两位老人。他们几乎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，点的是煤油灯，住的是土坯房，在自己开垦的田地上耕种，自给自足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他们就是四十多年前失踪的徐朝清和刘国江。

在深山里的四十多年，他们开荒种地，也养蜜蜂，刘国江靠自己烧窑制瓦盖了房子。徐朝清又为刘国江生了四个孩子，其中夭折了一个。他们在山里过着基本自给自足、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因为没有路，徐朝清很少下山。维持基本生活的盐刘国江要过一阵就下山去买。为了方便徐朝清下山，不知从哪一天起刘国江决定要在悬崖峭壁上凿一条路出来。于是刘国江利用所有农闲的时间，开始了这项浩大的工



摄/孟非

程。年复一年，刘国江凿烂了20多把铁钎，凿出了6000多块石板，铺成了阶梯。这条从海拔一千五百多米高的大山深处通向人间的6000多级的石阶后来被人们称为“爱情天梯”。这条路也把刘国江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老人。徐朝清后来流着泪对人说“他总是说，路修好了，我出山就方便了。其实，我一辈子也没出过几次山。”

2007年12月7日凌晨，刘国江突发疾病。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里，徐朝清拿起电筒，在寒冷的夜雨中冲下山去找住在山下的三儿子。这是徐朝清和刘国江进山近半个世纪来她第一次一个人走这6000多级天梯。徐朝清后来对人说“都是他牵着我的手，扶我下山。要不，他下山办事，我就在家里等他。他从不放心我一个人走山路。”刘国江被儿子背下山后六

天去世了。儿子刘明生回忆说“父亲去世时，两个老人的手一直紧紧握着。”刘国江去世后，徐朝清非常寂寞，经常对人说，希望老头快点接她走。五年后的2012年10月30日徐朝清老人去世，享年87岁。

徐朝清老人的葬礼在11月4日上午举行。那天下雨，镇上的人都来了，还有很多人自发地从外地赶来，还有听说了这个爱情天梯故事赶来的外国人。四面八方来的一千多人聚集在小小的中山镇为老人送别。遵照徐朝清的遗愿，她将自己葬在刘国江的身旁。当天，人们发现不知道是谁，在他们那条爱情天梯的路上铺了整整一万朵白色的玫瑰。

现在，每年有四十万人从各地来到这里，登上大山里六千多块石头铺成的爱情天梯，我是其中一个。■

老人和琴

文/冯秋子

这是一幅镂刻在铜板上的蒙古老人拉马头琴的图画。老人个头不算高大，身着草原牧人的日常服饰，半盘着腿坐在草地上，正沉浸在拉动马头琴所生发的乐曲声中。十几年前，这幅铜版画斜插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个地摊的杂物中，我远远看见，朝着它走去。没有比它更合适了，我获得的，进入到心里。不敢想象，它这样子真实地跟我回家。我心满意足，将其悬挂在抬头就能看见的墙壁上。

吉祥的云朵，野草茫茫。老人身着传统蒙古棉袍，细密的镶边，和老式牛皮靴上常见的人工缝制的祥云跨边，风中飘忽的随人经风沐雨的光荣战帽，还有结在马头琴颈的哈达，柔顺飘逸，随琴声的苍茫律动和拉琴人的凝重质朴互为补充……蒙古人天性中的浪漫柔情，从哈达轻盈、绚烂的舞动中传递出来。夕阳西下，牧羊归来，席地而坐，满足的幸福和内心深处的孤独、庄重，使马头琴声自胸中悠然升起。琴声与干冽的草地、宁静辽阔的天空、老人如静似动的神韵、

帽顶起舞的缨带，浑然凝结，指示出回家的路那样，北方土地深埋的秘密，严整而清远地昭示着。

蒙古老人的安宁持重，和土地寄存的简洁、深到一致；人的生活气息与自然万物的收放秩序一致。马头琴连接起人和万物，把人对土地的认知与感触梳理成序曲，把人的念想和体悟渗漏成水渠。手指与日行千里的步伐，或急促舒缓，或强劲碎细、高低远近，娓娓地流淌，先是自己，后是他者，感染于琴，萌动海潮。

日月起降，声息存身。马头琴告诉你，我在哪里，万物安宁与否。

离开草原的人，听到马头琴声，就想念草原，想念父母双亲。即使远隔千山万水，见不到马头琴，它的声息早已像马莲的根须扎进心田。在有知觉的每一个时间缝隙里，马头琴的声音总是流动着，牵住生长于草原的、大小人们的手。不管走到哪里，身处苦乐悲欢哪一种境况，琴声与你的脚步一道往前。你有东西在怀中，你揣抱着无限大的和无限小的，脚

步乱不到哪里去。何况还有生长中的节奏作支持，长调歌子一支又一支蓄积在心里。

长调歌曲，因马头琴埋伏的性能方向而拥有传递的力量。

这是蒙古人找到的抒发思想和情感的方法吗，马头琴和长调歌曲？

但是铜版画上，柔和单纯的情致里，犹存着面容的寂寥忧郁，触动了琴弦，有声之处隐约浮现着无言之痛。这位长者擅长消化悲喜的人，面孔上依然烙刻下曾经的悲壮、酷烈和罪孽之旅，那种烙印深进骨髓。

即使是倾听《鸿雁》，这首改编自三百年前受人尊重的敬神喇嘛因思念亲人、感恩故土而有动力创作的歌，虽几经改编歌词成为一支敬酒歌，仍因为保留了原始曲调，以蒙古长调的形式行进，悠扬、苍凉、辽远、高亢，感染于心而情不自禁。每回倾听《鸿雁》，幸福与悲伤相并而生。2011年最后一天，我跑回内蒙古匆匆看望了一下朋友们，飞机停下，迟迟没有

山水之间

文/施战军

自然被我们写照，我们也在自然中生发神思、领受神启。

人总是在观察、分析、总结自然规律中调节自身，而不自觉地也在秩序、法度上摹仿自然伟大的平衡术。

人类和自然相交融，心存感恩与敬畏，人情情怀便找到了背景。

古老中国的诗词、绘画、民间乐舞以及风俗仪式，是生活的表现，更是山水之间的产物，茂密的细节、朴素的枝干无不生长于自然的大树，一切都喻示着向自然质地的返魅——自然之子，自然而然的活。

我们对喜怒哀乐的表达总是借助自然物象才能恰当。文人的身世之感在寻求慰藉之时，最为理想的境地，是山水之间；浪子的迷失之旅在寻觅故乡之时，最为阔朗的归宿，是山水之间。

“美丽中国”这样的字眼，极少会唤起人们对高楼大厦、高速铁路、电子屏幕、人海车流的联想，人们由衷地习惯把感应放置到安静舒缓的城外——山水之间。

在城市中，刺耳炫目袭来的声光，永远不如雷电更响更亮；在日常里，嘀嘀咕咕传来的“八卦”，永远不如朗朗乾坤更知晓黑白阴阳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《庄子·知北游》之不言、不议、不说，那是指向人类真正在山水之间生存的年代。现今，天地、四时、万物已经在我们心里变得不自然的时候，甚至是不“旅游”就无从感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记着把那些大美、明法、成理，试着写出来。■

现在，每年有四十万人从各地来到这里，登上大山里六千多块石头铺成的爱情天梯，我是其中一个。■

打开舱门，人们等待走出飞机的时间，广播里响起《鸿雁》乐曲。我止不住流出眼泪。我别过头，藏起自己的脸孔，我知道那样的时候，没有道理站在众人眼前流眼泪。大家一路同行，终于平安落地回到家乡，自然、放松和欣喜溢于言表，哪里是这种形状。而眼泪却是不管不顾悄悄流来，我悄悄地擦去它又悄悄流出来，怎样努力也是枉然。我心里着急，天哪，不能够这样啊……同志。

一个鸿雁来，两行眼泪情不自禁地出来。不光是我，还有别的人也悄悄地擦拭眼睛。

我想到艺术和孩子，自然万物和灵魂，怎样就成为了律条。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；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；想什么，不想什么，已在心里生根、结存。

收藏于家中的是有限的，但从中获得的东西与日俱增、无限地多。常常感念于心的是事物本身，它保存着悄然的气息和觉悟力，长久地在土地里生长。■